

黔語卷上

錢塘吳振棫臞翁纂

改土歸流

黔古荒服地元以前羈縻州耳至元明乃隸版圖永樂後始設督撫布按諸官視他省我

朝順治康熙間平馬乃平水西增置郡縣疆土於是日闢然頑苗梗化土司逞虐鈔暴遠近文武莫敢誰何雍正初提督馬會伯總兵石禮哈嘗以苗事入告

憲廟難之既而總督鄂文端詳審事勢謂非改土歸流則黔滇楚粵之禍無已時也始以長寨苗不法以兵治之長寨平苗頗懾於是化誨招撫收其版籍薄其租賦歡然求內附者不下數千寨其兇悍者則草薶禽獮之當時之議以爲欲靖苗疆自八

黔語卷上

寨始而八萬裏古州者元時所置古州八萬洞軍民長官司地也地直抵粵西與黎平都勻鎮遠三府壤相錯都江丹江清水江貫其中廣袤一千二三百里生苗踞之戶殆十餘萬故必古州定而後可以通黔粵而鎮遠之上下九股生苗亦可以次鋤翦運籌決策臣主一心於是

稟
憲廟涓吉日合年命於養心殿鑄三省總督印以畀文端文端

宸謨採羣策經營布置重以兵力然後一一戡定六年平八寨設同知七年設丹江通判清江同知古州同知九年設都江通判十一年以清江同知移駐台拱改設清江通判建營分汛以貴東道駐古州統轄之冠蓋往來商賈輻湊挈化外入

皇輿化榛狉知文教

黎平今設苗學

百餘年來咸受福利實文端之偉

烈也垂名圖牒侑饗大烝宜哉

疆域割據

黔地初極褊小雍正五年鄂文端以粵之泗城府延袤二千餘里北與黔接請改土歸流以紅水江爲限制割江以北地長壩尋郎羅斛等十六里及西隆州之羅煩冊亨等四甲半零二十一寨歸黔建永豐州於長壩乾隆四十年移羅斛隸定番州嘉慶二年改永豐爲貞豐復闢古州地千餘里而舊隸四川之遵義一府及所屬五州縣改歸黔轄而黔居然一大都會矣

牂牁江

牂牁江今都江也源出都勻府境至獨山逕都江廳入古州匯榕江車江西折而南過下江廳界至丙妹入廣西境爲龍江亦名柳江經懷遠雒容諸縣界至廣東南海縣入海漢書稱牂牁

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唐蒙上書謂夜郎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牁江出不意制粵水經注脉水東北流逕談橐縣東逕牂牁郡且蘭謂之牂牁水今黔中諸水入粵者三盤濛二水舟楫不能通惟都江自獨山之三腳壘浮舟直達粵東水漲可兩旬至與唐蒙發精兵下牂牁及會番禺之說合黔記以爲在定番黔書以入楚之烏江當之明鄭文又以盤江爲牂牁江今水經云烏江志名牂牁江以水出牂牁郡也蓋泥於且蘭故地爲今之遵義湄潭故仍以牂牁屬之烏江不知年代遼遠蠻地阻絕當時所稱夜郎牂牁且蘭其地甚大非可執今之一郡一縣以當之也惟水之所歸雖數千載莫能改而舟楫之可達與否又事之可顯證者故舍都江無可會番禺之水則都江之爲牂牁信矣又楊升庵譚苑醍醐云牂牁一作牂歌其字從弋杙繫船木

也說文漢書注舊解如此牂牁今貴州地其江水迅疾難渡立兩杙於兩岸中以繩組之舟人循繩而渡盤江崇安江皆然因悟古人制字之義云云按今循繩而渡者凡水極駛處皆然不能專屬之一水也升庵特緣字義而傳會之未足爲據

開通都江之利

雍正間鄂文端以都江三水自都勻達粵之柳慶沿江洞苗多未附道第不治調粵兵平之乃檄文武勘視上自獨山州之三腳壘至三洞下自古州諸葛洞至溶洞疏淺灘伐惡木鑿恠石唐蒙古道閉塞累代一旦開闢遂成康衢陸行可輿水行可舟兩省文符迅疾如駛於是粵鹽得行於黔設總埠於古州而分子埠於黎平諸郡縣閭閻無食淡之患商賈日衆南海百貨亦捆載而至古州遂爲一都會云

開通清江之利

水道提綱言清水江爲沅水上源而不確指其源之所出又謂平越之諸梁江亦沅水之源不知特支流入沅者耳今水經混灑沅二水爲一水道考以爲卽重安江不知亦支流入沅非卽沅也按清江源出都勻東北諸山遶城西南合流俗名長河又曰劍河亦名馬尾河在八寨廳境曰雞賈河在麻哈州境曰平定河在清平縣境曰凱里河入清江廳界始名清江舊時陷苗境道塞雍正七年鄂文端與巡撫張公廣泗請開濬自都勻府起至楚之黔陽縣止凡一千二十餘里於是復有舟楫之利今賈人鬻清平鉛下武陵抵漢陽者由此道也

盤江

盤江橋庚戌
橋西林渡附

北盤江源出威甯州西山中南逕雲南霑益宣威二州界仍入

黔折而東至大山而伏又東南二十餘里出山東南流曰天生橋又東南逕普安安南郎岱永甯挾上游山溪諸水逕九盤花江板貴董箐百層者坪羅炎打賓者香渡邑諸處至雙江口東會紅衣江入於粵在威甯曰可渡河在郎岱曰毛口河在貞豐曰羅炎河以水清亦曰清水江隨地稱名診其源流無殊派也南盤江卽紅水河四時水皆赤故名源出雲南霑益州花山洞東南流逕南甯縣界爲東小河又逕陸涼州東爲中延澤又逕宜良縣東北爲大赤江又南逕路南州西爲巴盤江又東南逕師宗彌勒二縣環曲靖雲南澂江三府廣西一州之境至羅平州入黔界逕興義府南爲紅水江亦曰巴皓河經冊亨亦曰八渡江劃黔粵之界會北盤江入廣西泗城府界謂之左江注於海此南北盤江之源委也盤江橋在永甯州西三十里北盤江

所經橋東隸州橋西分隸普安廳安南縣舊爲滇黔孔道兩崖壁立江迅悍不可以舟冶鐵爲組長百丈兩端貫厓石而懸之覆以板其制昉於笮所謂西南夷尋之以渡水者范致能吳船錄載蜀灌口繩橋有染家晾帛漁曬網之喻寫其狀最肖橋始於明右參政朱公家民尋毀順治十六年重修復壞於賊康熙二十三年重建雍正間以路險且紆改驛由劉官屯厯庚戌橋而渡毛口不復由此橋矣庚戌橋在普安廳城北六十里鄂文端公建以是年雍正庚戌平苗功成遂以爲名毛口渡易名西林渡亦以文端之字繫之在昔埭稱召伯城號刁公尙書有渠右史有堰惠績所在地以人傳固先後有同美矣

黃平河

黃平西門河在城東三十里舊州城西卽鎮陽江之上流合諸

水入施秉縣縣東北十里有諸葛洞一名甕蓮洞江心巨磧鱗
次驚波轉騰明時土人諺曰若令三洞開除非諸葛來言其險
也萬曆辛丑郭公子章開三洞計二百一十七丈其間有半蓮
洞大蓮池小蓮池大屏山小屏山諸勝而總名之曰小武夷皆
郭公所題目也公有新河記其言曰野航輕舸極隘者受四五
人載三四任省夫騎之半爲驛傳便賈客自鎮遠募一騎不能
負百觔而一舟可貯千百爲商旅便粟自楚一葦至黃平而割
分於餘甕龍湄四邑爲經理便省城負粟鎮遠七百里而今去
其半以從水爲濟饑便頃夜郎之役楚粟艤於洞下今直抵黃
平異日脫有急爲軍興便有此五便宜公之急開此河以利吾
黔也其後漸淤塞順治十六年黔饑巡撫卞公三元伐險鑿石
漕楚米萬石達黃平城下雍正四年知縣沈公遴復有疏鑿之

役今黔楚貨棉靛菸布諸物鱗集舊州來檣去艣如織惟洞高
下距懸或數尺許水飛石立霆書風蕩三老左右扞救乘勢曲
達故峩舸大艣不能至然而有舉莫廢况郭公所言五便良非
讐言緩急時有其道在豫鑿石灑水毋使梗塞有土者宜留意
也或曰黔鉛北運經蜀之永甯瀘州下歷瞿塘灩澦諸險其塗
極紆迴如道黃平由澗入沅以達於江則路近而費省雖自畢
節陸運至黃平多永甯二百餘里而以舟運所節彌陸運所贏
無慮不足至楚江蜀江夷險不同則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利不
百不變法言變法誠難且法久弊積吏多因緣爲奸果勑行必
有梗其議者筆而記之姑存其說云爾

戴家溝紀略

水者地之血氣不流通則病故出於山自入於海者命曰經水

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有原必有委惟泥閭是歸焉黔尺寸皆山水循山行一里百折蹙樛奔沸或破險衝躍而過有時峯岫四塞則山之脅與足必有穴焉水入而伏流由他處出或竟不出其洩於黃壚之下耶抑經千百里外而後復出耶桐梓城外里許爲官渡河上游諸水之壑也又十里爲方家洞又二里河分二流右爲胡盧洞暗流消水俗稱消水洞左爲周家洞水穿山而過爲馬江壩蓋去城十五里水至此而四山環繞無去路矣向賴方家胡盧諸洞以資消納乾隆間方家洞塞春夏水漲則官渡河兩岸盡淹灌道光辛卯水高於城城中人悉奔徙大府檄守令相視疏鑿乃有開戴家溝之議溝在馬江壩左議者謂開暗洞不如開明河可直達壽國山外之水坎河匯流過仁懷縣至合江縣而歸川江議上大府以入告其

後因連岡疊阜不能盡開明河改爲明暗相間而暗洞地陜施工難又遇堅石必紆而避之愈避愈紆愈遠自辛卯九月開工至甲午三月工始竣費白金二萬二千八百兩有奇而卒未聞有宣洩之利蓋明河地勢本高於官渡水不能逆而上行且暗洞施工山腹中仰攻俯鑿不能取準平桐人之言曰如待水之由此以達水坎河也則官渡左右不爲水所宅者僅矣當其時建議者意非不善而官吏匠役之從事非不盡力也夫亦於治水之道未能了然而易視之歟余又聞方家洞故在也昔令狐氏以不利於先人之墓遂塞之有八十餘老人尙識其處頃太守黃君樂之召徒役往出所塞大小木椿千百而洞中積水厚之累月不盡功無由施遂罷嘻豈桐之水患未已歟雖然事無鉅細待人而行他日必有能已其患者

鎮遠三厄

鎮遠無城以山爲城也石屏龍頭壽星五老之屬陡險逼束萬家皆在井底北郡治南衛城而澗水貫其內以大石橋通往來焉夏秋淫霖山中懸流疾注奔騰潰溢高漲數丈瀕江屋廬衝撞立盡此一厄也前迫江後迫山中爲街衢街左右萬瓦鱗次其密如櫛吳回煽虐無曲巷旁徑可以逃徙焦土之歎歲歲聞之此一厄也山皆直立其高插天負山而廬者巨石一墜則人與屋立碎此一厄也三厄之中水厄尤甚聞明嘉靖間有議移郡治於迤西三里之平昌山下者其地高爽饒衍可容萬家方建議時但謂今郡治在山下寇來則以高臨卑雖築城難固守耳豈知三厄之當避若是哉惜乎此議之未行也

九千里

黔語卷上

七

下江廳設通判一地 在黎平府南一百八十里 下江西南又一百六十里 地名九千里者 其廣袤無圖牒可攷 或云西接古州之碎拉寨 南接粵西思恩屬之大棚 西南接荔波之拉義寨 計其地不過數百里 耳山箐阻深 生苗據爲巢窟 華人無有涉其地者 乾隆五十年後始有人梯山伐木 然亦與內地毘連 處不敢深入也 往時負販者流 貪利貿易 至輒被留 不能復出 然則其地之縱橫廣狹 孰得而窮究耶 嘉慶初黔楚軍興 鎮筸銅仁紅苗竄入 詭爲生苗 佃種山地 紅苗故黠而生苗愚不之覺也 後乃稍稍侵占 又陰埋碑土中 給生苗共發之 卽指爲先世遺業 生苗無以解 於是生苗老果等 悉其衆以逐紅苗 勢洶洶有司乃往諭遣紅苗歸故土 而罪生苗之殺紅苗者 苗衆乃解散 蓋道光三年事也

牛皮箐

滇黔人謂竹木蒙翳處爲箐以箐爲名者所在多有然未有大於牛皮箐者地在今丹江廳治之東南而南亙古州八寨都江池邇蓋數百餘里狼谷迢迢復嶺盤鬱樹古鐵色不知其年落葉數尺俯履無地霧雨冰雪四時不春豺牙宓厲虺毒歎欲自章亥以來未嘗有車轍馬跡涉其境者雍正間經略張公分兵入箐接捕伏戎後遂稍稍開通以顛徑歧雜懼爲盜窟乾隆三年乃下封禁之令

紅崖字

紅崖在永甯州境山之脇有字若大書深刻者然迫視之無斧鑿痕也字大小點畫肥瘦不一肥者二寸而強瘦者約寸許好事者架木猱升以氈蠟搨之體若篆籀又類符籙文而卒不可識且莫測其所始人謂爲殷高宗伐鬼方遺跡又云武鄉侯手跡則齊東語耳祁春浦相國嘗與同人賦之今縮摹其文於後多識之士當有問奇於八十一家之外者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近郭諸山之勝

黔山佳者不可窮紀束於吏事無故不得遠涉歲獲數至者近郭諸山而已出城東二里許過扶風雲路坊又里許卽扶風山山半有亭曰環翠可以小憩再上爲僧寺近寺之冢纍纍宿草殘碑蒼涼滿眼是以昔人云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也寺中室宇完好有小池蘋花鮮淨可喜下有馴翠亭蓄孔雀二至曇雲精舍則三面之山青接眉睫城中煙樹萬家厯厯可數此佳絕處也黔靈山去西郭三里山足一澗琤潺如環珮鳴盤屈而上或數步一折或數十步一折樹出石隙濃陰障天人行其間巾履皆碧清風忽來幽籟徐起山鳥上下引吭作百種聲幽寂之趣殆不知此身尙在塵世如是者數十折地稍坦夷則黔靈寺在焉入寺繚垣四圍苦無所見但向香積廚覓一飽而已正北爲

新舊聖泉

貴陽城西五里有聖泉亦曰百盈泉通志名之扁趵道光丙午秋與同人往游有石亭半傾圯矣泉在亭外黔書所言盡一晝夜其盈其縮以百爲度中置一石以準之莫之或爽者也以余驗之倏忽消長一晝夜間豈止百盈縮耶由泉西南行過改茶寨數里復得一泉以石屋覆之其盈縮與扁趵同噴涌而出爲

巨澗亦綠淨不忍唾此蒙齋屐齒所未到故黔書不言吁同一
奇勝而見知於世也有蚤暮殆亦數耶泉甘而冽喬中丞見齋
是日啜五甌余夙病淡陰一滴不敢飲甚負此佳泉也聞安平
西門外有信泉寸晷間消長不少輟涓潭之青坑其麓有池值
卯酉時則水湧沸餘慶他山之西有三潮水日溢三次則皆得
之傳說而未履其地者

飛雲巖

飛雲巖勝概詳見田張二書余七至其地可謂奇緣近多俗子
惡札巖石上下懸榜樹碣又設爲仙佛之象雕繪滿眼大敗人
意過騎忽促恨未能盡撤去之爲山靈洗辱

陽明洞

陽明洞在修文縣龍場東有明御史合江馮晉卿崇禎己卯所

立碑文頗簡質而字跡多漶滅道光丙午與同官謀以陽明先
生詩文壽諸石并以馮文刊新碑六閱月而訖事摹書者爲新
化歐陽鷗

三元牟珠大峰諸洞

黔山多洞穴幽邃奇勝未能徧游也游屐所至皆輿馬所涉近
在道周者三元洞在鎮遠凡三層盤折而上他洞皆深入而此
則否惟躋陟旣高可以瞰遠牟珠洞在施秉洞口僅尋丈中極
摩豁有佛宇像設前一天然石柱矗天關陷地軸四無因依其
色黝然其光油然以手撫之滑潤如玉寺僧藝竹炬導入深處
壁上石凹凸萬狀巧若鏤畫龍虎獅象鐘鼓云云則僧以其名
指示客者跬步皆嶽崎暗處往往觸額絳髮炬火將盡不敢復
入蓋所歷未及半也大峰洞在平越高朗空闊天光內含石泉

滴空幽籟醒耳下多積水村人取汲於此一大石刻畫如棋枰當是山中老仙弈戲之所

雪厓洞

洞在貴陽次南門外深廣不過二丈以在省會且去郭近游人多故其名著洞中塑大佛洞上爲來仙閣有呂仙石像旁有堂有軒春秋佳日爲嘉賓燕樂之地下臨南明河桑陰夾岸灘聲遠聞時有短舫穿艇採魚煙水憑檻靜眺令人有江湖之思

水口寺

寺在貴陽東北數里地幽僻游者不恆至秋水平橋春蕪繞岸吟賞佳絕處也岸有大石如船狀郡人呼爲石船余嘗爲石船引寺舊有樓不得要領且將圯郡守葺而新之旣落成觴客於此適甘澍盈尺大慰農望遂以喜雨榜焉

黔語卷上

十三

二忠事略

甘文焜其先江西豐城人後遷瀋陽隸正藍旗漢軍累官雲貴總督駐貴陽吳三桂叛公遣族弟文炯齎疏入告復以書報川湖總督蔡公毓榮於荊州趣其集兵沅州聯黔楚聲勢而提督李本深已據安順叛巡撫曹申吉亦陰受僞命公度貴陽必不可守因令妾盛氏與婦女七人自經通志云殺其妾而率數騎疾馳鎮遠思集楚兵扼險遏賊比至副將江義以兵圍公於吉祥寺公歎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事至此無能爲矣望北再拜自刎死通志作縊死與本傳異年四十二子國城筆帖式和善雅圖從死焉事聞

贈兵部尙書

賜祭葬諡忠果後巡撫閻公興邦以士民請建專祠於貴陽御書勁節二字額其祠祠去南關五里許按吉祥寺在雙江吉

祥山下寺有古柏二翳日摩霄堅若鐵石咸以爲忠烈之氣所結云公始檄李本深扼盤江李以書來覘公公手書復之詞意慷慨讀之凜凜有生氣謹錄於此

附錄復李本深書

披閱來書具見忠肝駿發義氣淋漓將竭蹶以從王作撐天柱石總統全黔精兵捍禦疆場大敵此誠本部院之素志亦爲封疆大臣之所以上報 皇上而造福於蒼生之至計也緬惟我 國家定鼎西南荒服之區桂王獻俘於緬甸安坤授首於水西羅甸櫬槍埽除皆靜魁山渠賊反側自安文德崇躋於三王武功丕振於萬國河清海晏福祿永昌念茲滇黔重地撫綏實難鎮服匪易爰 命軍門與本部院授以邊疆重任予以閩外兵權是雲貴之安危皆本部院與貴軍

黔語卷上

十三

門之責更無所容其旁貸者也邇時平西王奉

旨准撤

回京一月之間三次

欽差大人往滇羽檄戒嚴虎狼蟠

踞搖動人心披猖鼎沸貴州藩司潘臬司李糧驛道陳已經調赴普安州安南等處策應平西王回京搬運家口夫馬持籌儲精省會空虛兵民惶惑撫都院曹數日來聞

欽差

大人星夜奔馳出滇不知所爲塘報杳無揣茲事勢禍亂已熾本部院厲兵秣馬期與貴軍門聯鑣並轡剿滅妖氛幸惟恢弘大略共披肝膽仰報

皇上浩蕩洪恩提挈兩省兵

民出離湯火嗚呼本忠孝眞性建英雄事業正在今日矣本部院現馳檄威甯大定黔西平遠安籠各鎮總兵矢以同心同德共勤王事鐘鼓式靈犬羊隊會更不必俟寇涉盤江始商共著祖鞭也貴軍門如果志在匡君忠貫日月當與本部

院手足相依攻同之車馬便為於鑠之 王師板蕩之功勳
標作不朽之麟閣身名俱泰青史流芳卽或寇孽猖獗孤臣
受困本部院任兩省封疆惟有效張巡南霽雲以身殉國卽
屍無馬革裹還斷不稍存攜貳也貴軍門同守封疆休戚存
亡與本部院相為一體為今日計願卽日興師駐劄盤江上
流以禦其變馳檄各鎮結脣齒以互為聲援本部院會同撫
都院督率督撫兩標人馬堅城固守以待 王師不然者恟
恍無從二三其德謬瞻顧於家室思依附於前驅進恐成礙
退亦多凶未免雉懼於羅狼跋其尾一失腳時千古恨再回
頭是百年身遺馨遺臭千里毫釐貴軍門其熟思而審處之
無遺後悔

王之鼎漢軍正紅旗人都統世選子也累官四川提督守永甯

黔語卷上

十四

賊陷瀘州逆孽吳世璠遣賊將來犯公拒守久

通志云三月外本傳云月餘

援阻絕城陷被執昇之貴陽世璠遣夏國相等說公降公瞋目
大罵曰逆狗何不速殺我天兵不日盡誅汝輩耳遂遇害於北

門川主廟蓋康熙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同日死者總兵何

承德

陝西人通志作劉魁

陝西人通志作劉奎與本傳異遊擊陳先鳳

三人姓名

總兵口永世

榆林

口汝友

籍貫未詳傅富

虎福建

遊擊劉應科

西華

陳田

大名

地藏保

漢軍

隨征人陳應科

山東

凡十二人

見通志

是日風拔木黃塵

蔽天事聞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諡忠毅後巡撫閻公興邦以士民請建祠貴陽南關馬

棚街

時忠毅子毓賢官貴州布政使

御書忠節垂芳四字額按松江府有公祠

御書純忠遺愛四字則康熙四十六年南巡至松江時所賜也
臞翁二忠詩狼子藏野心一嗥乃眾應隻手障洪河人力安
可勝乞援謀自臧殉國志早定古柯寺門雙號風肅清聽忠
果為鬼當殺賊豈有降將軍嬰城復巷戰壯氣鬱如雲使君
不負國孰忍負使君風霾塞天地憤泣紛精魂王忠毅

王節愍

王節愍名祥蜀人張獻忠躡蜀祥據遵義兵甚強永明王之在
桂林命大學士堵允錫乞師於祥又嘗封祥為榮昌世伯晉錦
江侯又晉忠國公順治六年秋孫可望遣劉文秀攻遵義戰於
烏江祥敗自刎死三十六軍將軍皆潰文秀降其眾二十萬乾
隆四十年

純廟以明季福王倉卒偏安唐桂二王流離竄跡而諸臣茹苦

黔語卷上

五

相從舍生取義既忠於所事豈可令其湮沒不彰

命廷臣蒐采史書予以專諡通諡得如干人明末殉難及建文

諡法者共三千六百餘人祥以乃心故主堅守殘疆齋志以沒得諡節愍今

仁懷王氏藏有永明時敕諭附錄於後按通鑑輯覽綦江志蜀

義府志云死于真州鳳皇山楊明吾譜序又云羅桿臺羅桿臺

在今正安州南或作羅簡臺遵義新志以楊序記所目擊與陳

志真州合羅正後之以皇帝敕諭榮昌伯王祥自虜寇不靖重夔之交天險蕩然豈

誠雲連飛棧凌夷不足恃哉蓋亦忠義雄武之臣遠引辭難

無或投袂發憤者耳卿生本蜀材志切國恥慷慨任事曉暢

兵機用能奠定巖疆驅除醜虜尊重克復皆卿之功朕用眷

嘉特允督輔臣何騰蛟奏兼采廷議封卿榮昌世伯以敕代

券子孫世世承襲卿其祇承蜀封天險古稱四塞民氣武健

地利饒廣固我中興根本地也卿其秣馬厲兵席捲全蜀鎮
臣楊展以恢復敘功朕已晉封廣元伯督輔應熊聞在重涪
一帶以卿忠奮秉其方略何堅不摧朕暫蹕桂林旦晚出楚
竚望捷音慰朕西顧欽哉特敕永歷二年正月又皇帝敕諭
榮昌世伯晉封錦江侯王祥烽壘盈郊拊髀思切疆圉宣力
推轂倚隆况今口口髡我人民口我土宇求其宏濟艱難綏
靖王室者惟熊羆不二心之臣不策勳庸曷昭彝典卿王祥
忠貞特著勇略冠時砥柱岷流撲獻氛之方熾金湯蜀國雄
虎豹於當關屢復名城身鏖百戰昔馮異鎮關中而隴右以
甯吳漢據成都而春陵遂王揆卿之績何所遜焉今朕躬督
六師誓恢函夏三楚之士宇旣復兩粵之義旅翁從則卿蜀
西半壁實朕根本之丕基卿爲朕之元佐矣茲特封卿爲錦

江侯提督蜀秦軍務鎮守川東北等處地方提督漢土官兵
鑄頒鐵券給與敕印允盟帶礪用光彝典卿其祇承仍期秣
馬滇黔彎弓川楚軍國大事與督撫按臣計議而行副總參
遊以下悉聽節制闔外機宜兵將錢糧聽會商徵調地方文
武違誤軍機桀驁躍冶者聽卿參處夫畀之事權隆之五等
豈云酬卿前功蓋將期於來效卿益茂厥勳媲美前哲爾公
爾侯朕不卿靳朕實賴卿卿毋負於朕志欽哉特敕永歷二
年二月又敕諭總督秦蜀楚豫滇黔等處地方漢土官兵恢
勦軍務兼理糧餉便宜行事掛行軍大將軍印兼招討事太
子太師中軍都督府大都督左柱國忠國公王祥朕纘服中
興載光祀夏非山嶽降神不生英傑非股肱叶契不集大勳
漢光得鄧禹再造赤符唐肅任子儀重收京邑稽之往牒業

著君臣肆予丕口正際艱危天祚我明式生忠勇卿勲臣王
祥沈毅有勇堅明能斷陳師鞠旅戡虜恢疆力復西川折衝
萬里朕心孚鑒嘉乃豐功特命廷臣僉議晉爵忠國公專頒
敕印以大酬庸惟卿服此寵光益宏丕績邇來口勢已衰我
武惟揚朕已告廟親征卿其肅清湖北直擣荆襄獻俘斬馘
會朕金陵又當策卿大勲盟於王府分茅錫券永誓河山咫
尺麟雲朕言不再欽哉特敕永曆四年正月又敕諭總督秦
蜀楚豫滇黔等處地方漢土官兵恢剿軍務兼理糧餉便宜
行事掛行軍大將軍印兼招討事太子太師中軍都督府大
都督左柱國忠國公王祥楚豫口氛未湔亟恃雄師電埽口
咨卿勲臣祥精忠天挺大義性成懋績夙著西陲威名久震
夷夏勦寇蕩虜躬環矢石決戰抗守計悉萬全朕心嘉尙頃

晉卿忠國公爵以展酬庸茲提督勁旅出濟荆襄廓清腥穢
特頒敕印加卿行軍大將軍兼招討之職用重事權以便節
制諸鎮聯合各路軍馬共濟同仇齊張撻伐卿其益壯忠猷
鼓勵將士永奮恢剿式奏膚功朕已告廟親征指日親率六
師資卿後勁卿務先靖江漢繼定洛陽口口舊都以規一統
朕握手敘功直在旦暮麟閣殊榮仁膺寵錫卿勉旃哉特敕
永曆四年正月又皇帝手敕忠國勲臣祥卿功在西陲勲昭
宗社朕之藉卿厥惟舊矣茲人心雖已共奮而口陷尙未告
銷惟卿速統銳師或直達雍豫或順下荆揚卿之威名遠鎮
夷夏朕知卿必能早底廓清也一應進剿入衛機宜與總監
臣趙進從長擘畫舉行務出萬全朕已懸望卿於金陵策勲
飲至矣朕言不再卿其體之欽哉特諭永曆四年二月尙有敕諭

祥子王璉璠文一中宮敕諭祥
妻忠國夫人熊氏文三不備錄

祖孫撫黔

海甯陳清恪公名詵字叔大號實齋康熙壬子舉人授中書科中書累官至副都御史四十四年巡撫貴州疏言黔土瘠開墾成熟地請依輕則建書院親督課士民稱之迨乾隆五十年清恪之孫體齋先生名用敷復來撫黔六十餘年中繩武濟美洵仕宦嘉話也清恪於書無所不讀著述夥頤見方望溪所為傳中又深於相地術嘗著地理述八卷體齋至黔感念棠舍咨訪遺老得清恪舊撰貴陽移向說遂補刊地理述後夫青囊黃囊吉凶剋應之說雖出術家亦儒者所不廢况城隍建置為億萬生民託命乎附錄於此以諗來者

體齋先生字正誼
乾隆庚辰進士

附錄貴陽省城移向說

黔語卷上

十六

貴陽之龍始於瀘水發源之西由蕃入蜀莫得而考矣自威甯至安順盤江界而西南烏江界而東北則山之所自來也迨定番分枝南明河之水出於天生橋橋南為幹龍則楚粵閩越之所自出也其北為枝龍貴陽之省城在焉而就省城言之則北反為幹南反為枝矣省幹之龍至茅草寨北行歷清鎮至木角箐起真武山乾亥行龍至老鴉關為大宅吉小宅吉過東行沙坡束煙過峽起高峰入省城東山障其南照壁障其北雖曰卯龍實艮氣入省天玉經所為艮庚丁是也城南之山從青崖大龍分枝自南趨北花獐狍之水導之奔騰踊躍會於城南城內之水從沙木龍潭入北門出次南門合頭橋阿江橋之水抱城東至牛渡河轉北為省城一大垣局省龍之山始於西南趨於東北結為坎龍左旋申子辰也

省城之水發於東北龍井之水出自亥方由貫珠橋過西右旋亥卯未也申子辰爲壬亥卯未爲癸一陰一陽山水配合經曰艮庚丁卯己未爲三龍水又曰丁庚終是萬斯箱使立丁向則城內之水合乾甲丁城外之水合申子辰酉己丑龍真局備富貴久遠乃城中建置不諳理氣城門樓堞居民衙署俱立丙向內水流破官旺外水墓絕過堂丙向一峰名曰文筆形實粗濁書曰火星遠見則可喜近見則可怕又曰水秀不宜直對今離位之峰獨立高聳能免火出南離之患乎且此峰原非正對南來諸山至演武廳場出尖峰又頓起大高山已丙過峽西傍小山護之特起筆架山端重屹立絕無走竄確乎特朝中峰正居庚午毫無假借若文筆山則面向西北在官廳極見秀麗在城中反爲粗飽書曰秀峰雖秀近

而視之亦醜醜峰雖醜遠而視之亦秀今則反此明非正對又東南尖峰數十一氣奔注如圖雲關伏虎山轟轟旗槍氣勢凶猛路傍銀壺岩一山形如展旗名曰破軍經曰破軍一星如展旗前頭高卓尾後低兩邊失陷落坑坎壁立反裂形傾欹凡旗槍雄大之山宜鎮水口不宜近前吳公云石山嗟峨雄昂高插生角生嘴如判官如小鬼如鋸齒如刀槍雖居水口穴上見之反爲不吉且明堂不宜稍偏西方諸山本與東方相等勢平善而多魚袋經曰魚袋居西官易期坤申兩峰尖聳插天經曰亥峰卓拔旌旗樣定出將軍女爲將北方庚子位上連天水帳走出大宅吉儼然正坐前朝後托位置天成木東金西水火旣濟萬馬朝明堂均平方正坐對之間愈久愈善今偏昃東西左邊逼窄右邊空曠西方朝拜諸山

一切置之無用之地夫人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地理在人心目之間未有山氣和而人心不和者未有人心畏而山氣不惡者今丙向則旗槍鬼怪諸山無不震動而猛厲者向丁則三台魚袋諸山無不雍容而平善也一對之而氣暴一對之而心平則善不善之概可觀矣且人事之徵應亦固不爽也萬歷以前無論矣禍之大者如安邦彥圍貴陽城凡十月是爲癸亥年孫可望入貴陽殺戮無算又屠貴陽入滇是爲丁亥年孫可望與李定國戰敗於交水爲丁酉年吳三桂反爲癸丑年省城火燒死數百人居民廬舍都盡爲癸未年此數者皆省城莫大之災也百年之中凡五見焉而皆於丁癸年遇之豈無故哉癸丁爲正向用之則爲福不用則爲禍用則宅吉龍井之水皆丁之長生官旺水也不用則城北城

西之水皆丙之絕胎死墓水也運行至此人安得不亡財安得不破乎今北門以內街道其勢原趨西南位置天然可見而南北兩門鼓樓俱向壬丙北門幸今議造正可改立新向南樓略爲改移無大更張撫署通省關係於城爲中官理應去偏向正藩司安邦之牧伯適其堂臺傾壓現議修理以改爲善至德新書院有

御書扁額在焉實爲朝山正對三

台平列面前圓案低平儼然金童講書左右諸山至此一一平伏爲通省人文貴秀之應移而就之必有三台八座講筵啟沃端正忠良之人稍過便非正案如衙署俱不能及山川靈秀鍾毓此邦非四方官宦之所克當尤宜改易以就正向其挽回黔運以補救於無形之表者當世未必知而後世必有知之者也見義不爲是爲無勇故與黔之官僚紳士耆老

軍民明白告諭倘有灼知陰陽別有所見以爲不宜不妨開明指陳或削牘或面陳纖毫無忌經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至於大同乃底元吉今亦惟期大同以謀盡善焉改向惟何子午兼癸丁庚午分金是也

蘇大刀

蘇大刀湖北襄陽人名大有由行伍歷官至貴州定廣協副將雍正六年從張公廣泗征丹江生苗功最多丹江平擢雲南鶴麗鎮總兵官後調黎平鎮復調古州旋卒大有在軍中與士卒共甘苦臨陣以身先之能以忠義激發士氣黃茅嶺之戰苗伏叢莽中刺大有傷股血被衣屨左右驚問曰此苗血濺吾衣耳揮刀督戰益力旣勝歸營中乃解衣示衆曰頃實負創言之恐亂軍心大丈夫爲

朝廷殺賊死且不避此何恤焉苗人由是益畏之目爲蘇大刀見其旗幟輒奔潰去十年入祀貴州賢良祠

南籠苗變

國朝康熙間改明安籠所爲安籠廳移安順通判駐焉雍正五年陞爲府實爲黔之西南隅與滇曲靖粵泗城接漢夷錯居猓夷十一二狝苗十八九洞洒狝苗王文學女獲五色卵山中苗人祈禱輒應呼女爲囊仙囊仙華言仙姑也而韋七綰鬢者少無賴游蕩湖湘間自言受異人術與囊仙比而惑衆苗嘉慶元年煽惑益衆鎮兵以銅仁苗石柳鄧作亂先一年奉調往郡人大恐馮中丞光熊檄貴東道周緯按之周不欲竟其事指所獲木咱等二十餘人曰此良苗也禱祠乃苗俗攝府事曹廷奎不能爭破械縱之去七月海子莊武舉劉世昌縛傳教者詣郡九

月兵目賀占鼇以苗謀反詣郡呈狀郡守懲前事不問苗益恣
二年正月初五日大黃公王抱羊等奉王囊仙韋七縉鬚作亂
焚普平明日焚南籠北門苗衣白衣男曰仙達女曰仙姑左舞
巾右揮扇喧逐跳躍羊豕奔突其手巾扇者言能辟金刃礮火
所謂異人術也九日圍急攝府事曹卒妻荆氏孫氏自縊死按嘉
慶十八年曹廷奎之子曹維以曹綸謀逆案緣坐應斬決上
以其母荆氏孫氏在南籠時苗匪圍城俱自縊因特寬一綫將
曹維及曹廷琦署經歷金涓把總楊文海羽書求援時石柳鄧
曹咸亨俱免勾伏誅已撤兵而馮務持重欲俟撤兵至乃往援郡人望援之不
至也募壯士數十人出擊苗斬數級奪其巾扇以歸復夜縋城
焚苗寨苗計城不可猝下乃四出鈔暴遠近響應圍永甯貞豐
舊名及黃草壩掠普安定番捧鮓羅斛歸化陷册亨州同曹艾
永豐死之二月援兵至馬劉河去黃草壩三十里未遽渡而壁夜大

雨水暴漲失浮橋附近奸苗偽恭順給以伐竹造筏三日筏未
成而苗大至我師燿焉苗集其衆進扼關嶺馮公駐安順遣將
繼往皆失利是時

朝命經略勒公保自湖南入黔督師既至道郎岱解永甯圍背
攻關嶺苗潰六月二十日解南籠圍八月十五日搗洞洒當丈
賊巢禽囊仙七縉鬚檻車解京師遂解貞豐册亨之圍復由花
江募役至關嶺捕餘逆普安黃草壩諸未降苗寨亦戡定焉於
是

朝廷以南籠被圍久尙忠義能固守易其名興義而以黃草壩
距郡遠裁州判設興義縣

臞翁曰巫覡厭劾易惑人而苗之惑尤甚尙巫而畏鬼也邪
教之始皆貧兒獵食計煽聚既久勢不至蝸沸不止夫伺其

未發而輯之與待其既發而輯之其難易異矣乘亂之始作而定之與亂之既甚而定之其難易又異矣蔽於闇撓於懦敗於需均之失也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易於臨於遯皆曰浸以長浸漸也聖人之言豈不深切著明哉南籠非大役亦足鑑焉

謝穆之亂

仁懷縣小溪里民謝法真穆繼賢託降神招集無賴習拳擊立稱號如天師靈官黑神觀音佛祖川主等是道光十八年六月里長白之縣知縣王鼎彝收繼賢等於獄既而釋之繼賢等歸愈恣糾黨鈔暴仁懷綦江之間仇殺趙應彩掠其村九月二十六日仁綦兩邑合捕千總中傷死捕者盡潰賊走方家溝推法真爲首逐穆元魁據其家以元魁故足穀且地僻險可負嵎也

黔語卷上

三

遵義守平翰副將福謙以兵至溫水去方家溝僅三十里平議剋日進捕福持以必待省兵遂止二十七日權貴陽守石煦權撫標中軍參將李鳳和以兵至二十九日李鳳和福謙兵進薄方家溝會營中具養餅餉兵兵踞而食賊火鎗發於牆隙有傷者兵大驚而奔遺火器鉛藥不敢顧十一月初二日貴西道周廷授以鄉勇至十二日提督余步雲布政使慶祿至十六日提標游擊趙長春以兵至十七日定廣協副將汪廷芝大定協都司謝榮恩以兵至十八日長寨營守備張萬清以兵至二十五日畢赤營守備鄒必達以兵至二十九日安義鎮總兵阿精阿以兵至十二月初三日總督伊里布率威甯鎮游擊李萬忱等以兵至而署四川總督蘇廷玉遣重慶鎮總兵協勦亦以兵至方家溝四面溪灘嶺箐列卒屯守網山絡野如火如荼斧鉞督

師若臨大敵然而未戰也至初七日乃以火具焚賊巢賊多死或逸出爲兵勇禽獻遂置繼賢法眞於法以捷聞文武甄敘有差後請移遵義府經歷遵義協右營千總駐温水增兵戍守下部議行

臞翁曰曩仁懷袁廷瑛招苗人羅把士等踞牛欄坪出剽掠官吏憚不敢發牛欄與蜀江津合江綦江三縣境相接權綦江令張九穀聞其事致書仁懷令崔本謂宜決疣無養癰崔不謂然張聞於蜀之上官奉飭與仁懷會哨温水張至遂捕獲羅把士等三十餘人重樓密柵皆毀之時遠近被蹂躪無所控訴張以鄰邑令君爲之翦艾凶暴村翁里嫗無不欣躍致牛酒呼爲青天張肩輿上下爭爲扶舁此嘉慶丙寅歲也道光戊戌復有謝穆事前崔後王何憤憤若一轍也方繼賢

等就獄時鞠按如律戍之邊裔事卽已豈尙有一方喋血之禍哉螿有蜂蠆而不知噬有虎豹而不知固負職矣知之而諱之而縱之是誠何心哉然而忠愛果敢如張青天何未聞薦於朝也

又曰方家溝小村寨耳負山枕林草屋數十椽非金城湯池之固也睢盱烏合并婦嬰不過數百非強寇巨虜也然徵調至十一營擾攘七十餘日以督臣臨之幸以一炬殪賊豈沃燭火必傾滄溟炳飛蓬必烈猛火歟黔兵勁銳稱天下今乃甚愛其軀命無復被羽先登之風豈人不古若耶亦練之之道不豫也今之練者惟弓力矢準行陣形式已耳夫練技不如練膽練膽不如練心練心者何勿臉之勿虐之待之厚束之嚴厚則感嚴則畏感則不忍叛畏則不敢犯不忍叛不敢

犯而後能使之用命能用命然後可以戰可以守可以死可
以生雖然將且有不欲言戰而求避死者矣吾其如兵何

黔語卷上終

黔語卷上